

浅秋的浅,是衣襟上一抹清风,亲和,轻灵。很厉害的暑热,看似不凋零一样,却被它撕开一个豁口儿;夏天的张狂和膨胀,就“丝丝”地一点点漏泄了。

庄稼,葱茏得有点老道了,风骨毕现。但,此时还绿着,绿得挺带劲,几乎发蓝。翠蓝的色彩,有种被阳光灌醉的散乱。这色调,距离真正的“秋日金”还有好一段路要走呢。那些庄稼呀,说来简约,一青一黄,便是一世;可它们的一世,行程壮阔。从鹅黄出发,经淡绿、翠绿、乌青、青紫,到青灰、斑驳、淡黄、金黄、枯黄,轮番呈现,相当考验人的耐力。哪一个环节,都不能省心。

天空,都有点高了。云,也成朵了。刚刚么,它们还在玩极端,不是漫天乌青,就是成块儿堆垒,又沉又密又压抑。不知是谁,忽然化解了它们的愁,它们就慢慢舒展开来了。好似田里成熟的棉花,忽然咧嘴,采摘来,弹好,搬到了天空。一朵、一朵。

“今年辣椒结得不知道有多好!哪天有空回来带点回去——”母亲在电话里欣喜地说。

但我却没有一丝激动,仿佛眼前耀动着火苗般的辣椒,和炙热的阳光交织着,其中有一个穿着蓝色布褂正佝偻着腰身的身影。种过地的人都知道,比如冬瓜长得好,那一个季节的饭桌上都不缺少冬瓜红烧,冬瓜汤——童年的岁月就被被这个丰盛的菜品大段大段地分隔开,没有一丝新意。我抽了抽鼻子说:“等我忙过这阵就回去。”

“这个星期行吗?”母亲说。我颇为不耐烦道:“尽量吧!这天太热,你也不要在地里忙了,累倒了都没人知道,让你到城里来又不来——”

“知道!”母亲担心我絮絮叨叨的话像缠绕在一起的棉线,一咬牙就咬断了,跟着电话也断了?

连续的高温,地面上就像是蒸笼一般,偶尔天空中飘过几片乌云,落了几滴忽略不计的雨,阳光从云层中挣脱出来,一截截一块块就像是打碎的,带着棱角的玻璃碎片。立秋这天,我实在是挨不下去,踏上了回家的路。

不远!坐公交车就四十分钟的路程。母亲依旧住在老矿区里,灰

## 浅秋如竖琴

□米丽宏

无所遮拦地白,随心所欲地白,把全部的白都拿出来,显得很简朴。不会过日子似的,一餐饭要把家底吃光。

庄稼草木,那么踏踏实实绿着,天上云朵,这么认真真白着。走在浅秋的风里,觉得生命好得叫人骄傲和心颤。一场盛宴,即将开始,秋天的帷幕,已然拉开。每个人,心里都有一个环节,都不能省心。

浅秋,那个广袤的舞台啊,容纳着时间、空间、成长、收获、期望、等待,阵容整齐,剧情复杂。你结你的籽儿,我饱我的瓤儿。想长个儿,就抓紧上窜一窜。想开花,也不晚。喇叭花,从不认为自己误了花时。它们攀上篱笆,仰着脸,正正经经地开花。开

得无得无失,无喜无悲。这不冷不热的时光,给一些晚花植物,盛开笑靥恰恰好。

你的花事,是惊心动魄一场遇合;我的草穗,是托付于秋风的繁华人生。谁的一生,不是隆重的呢?

虫声,都有点闹了。它们是夜暮里的黑白烟火,成簇,成片,成弥散状,成喷涌状。仿佛很远,其实很近,仿若天边,也似枕前。你的身体随着遐思,被它抬起来,悠悠地,漂浮。虫声之上,随波荡漾。一荡,荡出去老远,好长时间回不了笼。

水,都有点禅定的味道了。小河水虽叮叮咚咚的清脆,但它流经芦苇草、红马蓼的时候,神态是静谧的;流过树林的时候,是“啄”着往前的,像

## 辣椒不辣(小小说)

□余凯

色的砖墙和黑色的瓦沿着山脚连成了一片,在艳丽的阳光下,郁郁葱葱的山顶上矗立着斑驳的井架。沿着有些坑洼的水泥铺就的路面,进了一条小巷里,有的大门上被一把锈蚀的锁给锁住,一户人家的门前摆着一个方凳,凳子上架着一只釉色的钵子,钵子里装着鲜红的辣椒糊,上面搁着一块玻璃,一只灰色的苍蝇在玻璃上停着?

自从矿山枯竭,大批的职工家属都涌到了城里,只剩下像母亲这般年纪大的人了,似乎谁回来都成了客人。我点着头就往前走,绕过这栋房子的屋角,就看到了家门。

“妈,我回来了!”我朝着门洞喊了声。

里间的“啾啾”声就停住了,母亲拎着一把菜刀出来,空手上红彤彤的,粘着辣椒籽。母亲微红的眼睛瞪大,抬起胳膊蹭了蹭额头上的汗珠,眉毛弯了下来,牵动着细密的皱

纹,说:“怎么今天回来了?”

“今天休息!你这是在干嘛?”我应了声,迎着母亲就跨进了门。

屋顶上的吊扇“呼呼”地转悠着,一只木盆放在地上,上面搁着一块砧板,旁边是一篮红辣椒,斩碎的辣椒散在盆里,辛辣味霸气地萦绕着。母亲跟了进来,坐到了木盆前的小板凳上说:“指望你们回来,打了你哥电话,说是没时间,你姐又说小孩明年要中考了,一个都不回来,要不几家分分辣椒就没了,只好做辣椒酱!”

“多麻烦,搞这东西!能吃多少?还不如去超市买点——”我憋着一口气说,还是忍不住吸溜了一口气。

“总不能把扔掉吧!”母亲说着低下头,从篮子里拿着一只辣椒,竖切,再一刀刀横切,砧板上就有了一堆碎花?

和母亲说过很多回了,让她去城里住,好歹姐姐和我也在城里买了房子。可是母亲不干,说你们的孩子都

鸡子撇着屁股暗暗找食。青嫩鲜亮,是小河的春天,推石走泥,是小河的夏天。眼下,水清了,清得照彻灵魂,也静了,有种不忍触碰的冷艳。它像人过不惑,缓缓地流,义无反顾地向前。

浅秋,是一场盛宴之前,肃穆的等待。

风一来,庄稼像一群奔跑的女子。沉沉的籽实和努力的美,拖得她们放不开手脚,只能身子前倾,微微低头,而裙裾被风扬起,拱起绿色海面的喧哗。这使得,浅秋好似一把竖琴,流淌出四季里最饱满、最馥郁、最厚实、最恢弘的声音。

再没哪一段日子,如它这般,在心里攒足了期望,又狠狠把热望握紧了,只拿沉静的微笑翘首以待。

是的,微笑。在以往,你付出了如许多;那么浅秋,你只需静静等待,等待成熟,等待收获,等待这个“浅”变深,变成深厚的深,深刻的深,深情的深。

大了,不用我带的,我一个人住在鸽子笼般的楼房里,谁也不认识。再说,在这里种种地,你们还有新鲜蔬菜吃……

我赌气地看着母亲蓝色布褂下瘦嶙嶙的脊背,就像是被压折的扁担,突然没好气地说:“这不辣吗?”

“辣?不辣!”母亲摇头,咬着牙说。

“那我试试!”我说着就去洗了手,伸手夺过母亲手里的菜刀。

母亲还坐着不动,支吾道:“你不行,还是我来吧!”

从篮子里拿了一个辣椒,我就蹲在木盆边,手上突然就有了温度,像拿着一只燃烧的炭火,左切一刀,右切一刀,突然手上的火苗像是窜动起来,擦到了眼里,我赶紧闭眼,眼前一片模糊——

“辣吗?——今年我做的辣椒酱准备做两样,一个是蚕豆酱的,一个黄豆酱,到时候你们每家一瓶一瓶,两种酱已经买回来了,我也做不动了,再加一点芝麻粉,这些都是听邻居说的。”母亲幽幽地说。

就像是暗夜里的微风拂着我的耳廓,我已经感觉到眼眶红了,努力地不眨眼,止住将要决堤的泪,轻松地说:“辣椒不辣!”停顿了片刻,手里的刀又“啾啾”了起来。

## 寿县古城墙漫步

□陆光华

很早就听说了寿县古县城墙,尤其是1991年夏季的那场大洪水,更是让我牢牢记住了这座许多典故的古城墙。近日,应朋友之邀游览了这座闻名遐迩的古城墙。

据资料称,寿县古城墙位于淮河南岸,八公山下。自北宋熙宁年间(1068年)至南宋嘉定12年,历时150余年,几经反复而建成。后又经明朝15次和清朝14次修葺和完善,形成了今日之规模。城墙周长7147米,高为9.7米。城内面积3.65平方公里。城墙墙基以块石圈砌,墙体中间以黏土夯实,外壁包贴特大青砖。砖石缝均用桐油、糯米汁拌和石灰浆加以填灌。东西南北各设一门,东门谓之“宾阳”,因为它每天迎着朝阳的到来;西门面对寿西湖,取名“定湖”;南门因与淝水相通,故取名“淝通”;北门面临淮河,因水患不断,故取名“靖淮”,希望淮河能够平靖。城外有护城河,四门外设有吊桥。

早上从淮南市区出来还是阴天,可此时却是艳阳高照。几位女眷架不住艳阳的暴晒,退避三舍,在林荫道上边聊着边参观路旁的商店,我和朋友继续行走在城墙之上。时不时的微风送来清凉,颇有惬意之感。

踏步城墙之上反观城下,一湾流水将城墙紧紧地护着。河水在夏日的阳光照耀下,水波粼粼,自城下蜿蜒而过。翠柳绕堤,不少市民在树荫下垂钓之,显得是那样悠闲自得。

朋友犹如一名“老寿县”,边走边娓娓道出寿县的古往今来。闲聊中不知不觉来到了城东的“宾阳门”,我俩顺着阶梯下到瓮城内。瓮城,是一种用来军事防御和防水防洪建筑。寿县古城的瓮城城门有着独特奇巧之处,别处瓮城城门与主城门在同一条中轴线上,而寿县古城的瓮城城门除了南城门与瓮门处于同一中轴线上之外,东城门与瓮门同为向东而出却错位设置,西瓮门和北瓮门则与主城门形成九十度进出,这种设置既减缓了敌人攻城的速度又减轻了洪水对主城门的压力。

环顾瓮城四周,东钟楼,西鼓楼,晨钟暮鼓的典故不禁令人在心里暗暗温习。城墙上的绒绒青苔和萋萋草茎,透出了历史的痕迹。来到城外,只见高高的城门上,上下分别刻着1954年洪水最高水位25.78米和1991年最高水位24.46米。看到这两块牌子,我肃然起敬:你已经有了近千年的车龄,却用宏伟的身躯挡住了肆虐的洪水,保护了城内百姓们

正常生活。先人们泽被后世,古城墙光荣了一把。

看完外城又回到东城内,那一块块斑驳的砖壁石基,透出古朴沉稳。由于东、西城门严禁车辆通行,至今仍保留着几百年前的原貌,只是脚下的青石砖上多出了深深的车辙。望着这磨损的青石板,让人有种超越实际时空的悠远,感到了岁月的沧桑。这时,朋友指着一块刻有蛇和人图画砖问可知其意,我看后摇摇头说不知。朋友笑着说,这就是“人心不足蛇吞象”典故的画像。我甚为诧异,“人心不足蛇吞象”不是表现为一条蛇要将大象吞下去吗,怎么会是人与蛇呢?看不解,他道出了其中原委。相传东门外有一对夫妻,膝下无儿无女,便收养了一条蟒蛇为子。后来夫妻俩生下一子,取名象。有了象,夫妻俩便把蛇放生了。适逢饥荒,颗粒无收,万般无奈之下,老夫妻便让孩子去找蟒蛇想办法,蟒蛇为报夫妻养育之恩,便叫象剥去一只眼睛拿去换口粮。夫妻俩得到了好处,便又叫象去找蟒蛇要另一只眼,蟒蛇疼痛难忍,便一口吞下了象。

永固在石壁上的“人心不足蛇吞象”典故,数百年来向人们讲述着亘古不变的真理。游完东城门重登城墙。快接近城墙的东北角处看见一个小山包,赶紧凑上前去。原来顶端建一水井,约有10米左右深,小山包脚下一块刻有“金汤巩固”大的青石雕镶嵌在井壁上,旁边的牌匾上写着“月坝”二字。细看说明,所谓月坝,就是在城墙内转角处,建一砖石结构的圆筒状坝墙并高于城墙,四周再用泥土围起来。它有四个功能,但最主要的功能是防洪和排涝,始建于1573年明朝万历年。城内共有三处,东北、西北和西南各一处,现存只有东北和西北两处。望着眼前不起眼的小山包,我深深感知了古人的智慧。

走了约一个半小时,我俩来到了北城门,里里外外的又细看了一遍这宏伟的古城墙。粗糙的砖石被数百载风雨摧损剥蚀,烙下了岁月的印迹。水墨画般拙朴、恬淡的墙体,无言地诉说着久经风尘后的沧桑。这时,女眷们打来的电话催促我俩赶快回转。我俩一看时间快12点了,匆匆来到城内与女眷们集合,乘上城内循环公交回到了南门。

回望那高耸峭拔的南城门,往昔光荣与壮烈的岁月痕迹,一时都涌上心头。古城墙早已完成了历史使命,而古朴厚重的城门却犹如时光隧道,光影绰绰中,一代又一代来往的子孙,用其勤劳、勇敢和智慧续写着历史的风雨沧桑。

大美新疆



喀斯特哈萨克小木屋



伊犁那拉提草原



卧龙湾



喀纳斯景区



喀纳斯月亮湾



花海那拉提